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一
三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一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而行即位之禮故書於策也與桓宣之書即位辭同而義異考其事論其世則其實不可揜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言終寒時無冰當志耳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周二月夏十二月也是月於寒之中又加甚焉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

恒燠也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當沍陰沍寒而恒燠焉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也方是時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先見矣凡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

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敬天勤民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則王事備矣

附録左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茅戎杜注戎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

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當在今山西平陸縣界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言始使丘民作甲

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丘甲國之事也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

非正也

此因齊難而益兵也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賦車一乗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為一乗一丘所出十有八人今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百人為兵總一乗計之增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乗矣增乗增甲雖不可考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爾春秋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以重困農民

故特書作以譏之作者不宜作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杜注晉地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季孫當國憾齊人之納歸父又聞其將出楚師遂急於求晉而為此盟魯所欲故書及魯大夫特盟諸侯者五其四書及皆魯志也惟祲祥書會則邾志耳諸侯與大夫會盟在列國亦為降尊失列況霸主乎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而後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鄑丘昔也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今則臧孫許及晉侯盟政教之陵遲其所由来者漸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穀梁作貿戎

左傳 秋王人来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

公羊傳 孰敗之蓋晉敗之以晉比侵柳園郊知王師討晉而敗或曰貿戎敗之以地在貿戎故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諱敵使莫

為之偶不諱敗以見其過為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尊尊親親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然則孰敗之晉也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敗不書戰以茅戎不得與天子抗也柔服遠人惟在惇信明義而設詐相邀是失其所以馭戎之禮故以自敗為文亦自反之道也

冬十月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迎也）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立義未有無其文而發傳者疑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附録左傳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

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言將共伐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杜注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宣公事齊甚謹聘會相繼及與晉盟斷道而怨

隙成再盟赤棘而伐我北鄙魯於是乎空國兵而為鞌之戰同曰憤兵務相報復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杜注衛地今直隸魏縣南有新築城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故遇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成子石稷）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自請止此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竝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杜注衛地後漢志封丘有鞫亭即古鞫居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故曲縣鍾磬之屬縣於筍簴者繁纓馬飾諸侯服）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欲戰者衛也故以衛主之衛既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又使四大夫侵齊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欲逞一笑之忿而敗國勦民有不顧也

彊臣柄國其君不能主同列不敢爭而專行無忌如此故孔達師師不書至良夫而後書著大夫之無君也其後林父出君據邑以叛其端已兆於此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羊穀梁作手鞌杜注齊地近志云鞌即古之歴下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子獨受殺

入之謗師從齊師于莘莘杜注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杜注山名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在今山東濟南府南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来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須齊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

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張侯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朱血色血色久則殷赤黑色也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杜注山名在今山東濟南府城北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言勿處車之左右兩偏故中御而從齊侯將在左居中代御者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綦母張晉大夫從韓厥曰請寓乘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故以肘排退之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見事急故易居公處將及華泉華不注山泉水也驂絓于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于轏中轏臥車也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執之示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屬適也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此皆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欲使走逸鄭周父御佐車佐車副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

（既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尚畏齊強故不敢害）遂自徐關入（今淄川縣有古徐關）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鋭司徒主鋭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杜注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今屬山東長清縣）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杜注皆齊邑在今山東益都縣界）齊

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壟畝南北東西各從其宜欲使盡東者為晉之伐齊循壟東行為易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同類若以不孝令

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植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也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

政優優百禄是道詩商頌優和道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諫郤克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于難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以為魯衛請賦輿猶兵車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

會晉師

公羊傳曹無大夫小國例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從魯為文

憂魯之不勝而曹能助之故不掩其功

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悉謂魯四大夫時悉

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

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不欲令內衆大夫與外卑者共行戰

成公幼弱國勢未張季孫一怒遂掃境興師雖無人乎其君之側而不恤也將稱元帥略其副策書之體也而四卿竝書蓋季孫自喜其事諸大夫各詡其功故舊史竝著之小國之大夫不以名見而曹公子首書亦以是也春秋有仍舊史之文以見情實寓精義者此類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佚獲者已獲而逃亡當賤之使與大夫敵體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車君居左臣居右)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頃公欲堅敵意令不疑已)曰革取清者(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顧問執法者)曰法斮(斮斬)于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踊上也棓躡板)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

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晉地川谷宜東畝者多欲使齊之耕者亦東畝是將以齊為土地與左傳說異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

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眣以目使人也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逮追及國佐也

穀梁傳 羣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國齊國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葢也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言逼之太甚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

謂笑其跛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逼其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来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姪子之母也兼忿姪子笑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来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利其戎車侵伐易將終以齊為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

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同而書法異何也楚服齊桓之義其使屈完如師意在受盟故書来盟前定之辭也齊師既敗使國佐納賂以求成其盟非前定也故書如師晉卿以一笑之辱與諸國連兵以逞忿義本不足以服齊及國佐如師又不能以德禮相屬而亂以要之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

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杜注地闕當在今山東陽穀縣境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堠亞旅亦大夫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

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器備葬器甲兵之屬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羊作遬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師還過衛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于門外設位哭婦人哭于

門內喪位婦人哭于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通行此禮

附錄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周書康誥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

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
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邲戰在宣十二年不獲
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
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
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
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

之戰楚人因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謂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邲之戰荀首因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陽橋杜注魯地博縣有陽橋在今山東泰安州西北楚伐魯至陽橋在是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叔跪申叔時之子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郤至郤克族子）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杜注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盖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武子士會文子之父）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謂謙遜可免禍郤伯見郤伯郤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范叔范文子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爕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

傳言晉帥克讓所以能勝

取汶陽田汶陽漢志魯國汶鄉縣顔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齊人反我侵地不曰來歸而書取者恃大國兵力以得之而不請于天王以正其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其事與取濟西田同故書法不異若龜陰讙闡乃齊人以歸于我故曰歸葢歸者其意也取者非其意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左傳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莊王臨終屬羣臣之辭乃大戸閱民戸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王不在不立戎右使御者居中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孟孫孟獻子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執斲匠人執鍼女工

織紝織繒布者

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侵稱師著衆也會稱嬰齊著公會楚大夫義各有所當也不書楚師侵伐何也蜀魯地楚師至蜀而公遽出迎故不成乎侵伐也以望國諸侯降班毀列與蠻荊之大夫會辱莫大焉故致賂納質皆略而不書以爲不足書也季孫以逞一笑之憤辱國危君至此罪不容於誅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言匱乏而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秉楚王車為左右是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塈息也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居語辭言後人必有當此患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

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于是而後公得其所也卑楚以尊公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楚人序于諸國之上主盟也薄宋之盟書會而此書公及何也薄宋皆楚盟諸侯而公往會之此則

楚師壓境公汲汲欲與之盟又諸國皆大夫宜用

以尊及卑之辭也會書公子嬰齊而盟書楚人何

也使會書楚人則疑于楚卿貶稱人而不見望國

之君屈下于楚大夫之辱盟書公子嬰齊而列序

諸國之卿則疑於諸侯及大夫盟會之常辭而無

以見楚大夫主盟公及諸國從楚之非義矣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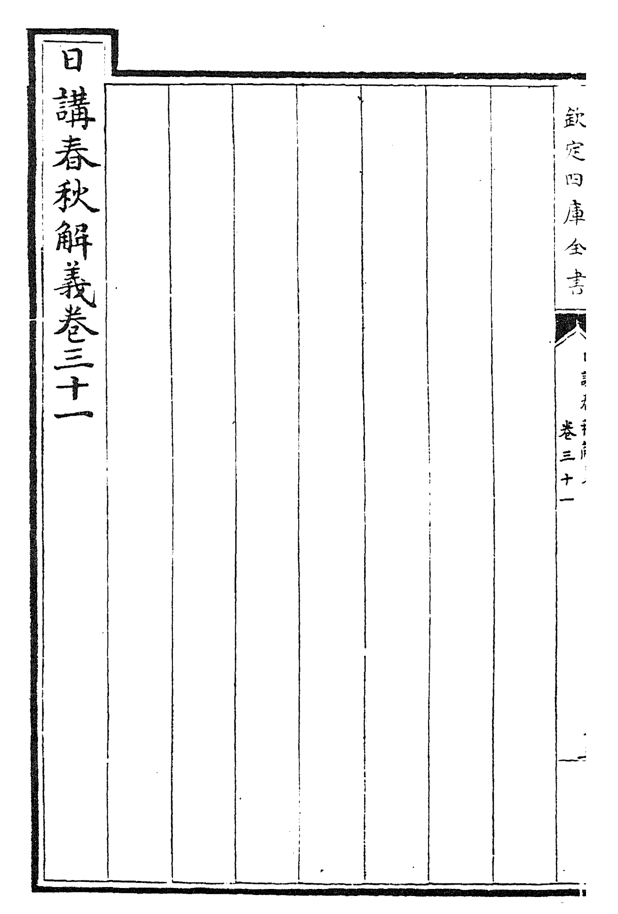
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

附録

左傳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畧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鞏朔上軍大夫名位卑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

與周昏故曰甥舅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一

日講春秋解義 卷三十一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二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杜注鄭地 邲役在宣十二年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子子游 使東鄙覆諸鄤 覆伏兵 敗諸丘輿 鄤丘輿杜注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

皇戌如楚獻捷

陽橋之役鄭實導楚故晉欲討貳而宋魯衛曹亦懼楚之無厭故雖從楚盟旋復會晉以伐鄭焉宋衛未葬而背殯越境以從金革之事且載於策書者不稱子而稱爵違禮忘親之惡不可掩矣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羊作繆

六月乃葬非禮也衛侯時有伐鄭之役故緩期而背殯從吉之罪亦因以見矣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三年喪畢神主新入廟故謂新宮　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先儒謂不曰宣宮主未入也主未入則遇災而哭

為非禮但古之新廟非毀舊更作也不過易檐改塗而已新主未入則舊主在焉不應以哭為譏若哭為得禮法不宜書姑發所疑以備參考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也陷先君於不義臣子之罪也傳載宋始厚葬必緣糜費踰度故褒事遲也宋君背殯從戎哀戚之意衰矣而徒為厚葬之虛文何益哉

夏公如晉

左傳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鄭伐之然已實不明去就之義而專意事楚又何以責許之不共乎許鄭之敝也楚越許而後至鄭無許則楚兵一出直履鄭郊乃逼之不已徒自毀其藩籬而隳內固之勢失謀

亦甚矣

公至自晉

古者諸侯繼世三年喪畢以士服見于王而受命焉魯宣公除喪而朝於齊成公除喪而朝於晉以事天子之禮事强鄰慢上而辱國亦甚矣

附録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曰釁）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于異國君曰外臣）首其

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季氏私考曰今當為肥鄉縣地

左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不聽叛也

棘為汶陽之邑復故邑而民不服蓋魯是時初稅畝作丘甲賦役日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来之而命將董師環而攻焉失撫綏之義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羊作將穀梁作牆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

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廧咎如為赤狄别種先是晉滅潞氏甲氏及畱吁餘衆散入廧咎如故復興是役此逐利之師也楚方蹂籍中原晉人不修霸業而徼徼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来聘晉来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来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始此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

之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計等則衛小國之上卿與晉大國之下卿名位正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日公也傳例盟前定則不日後定則日此盟公雖在位亦以非前定故日之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及謂凡書來盟者若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舉國為主之辭不言求兩欲之也

諸侯有聘而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然苟出於君命則書使来盟而不言聘今書使来聘而別言盟則二大夫生事而專盟也魯不能以禮却之其何能國乎第書及為公諱也

鄭伐許

鄭專事楚而絶晋復馮弱犯寡一歲之中再伐鄰國不亦甚乎直舉國名傳無其說孔氏頴達以為告辭畧故史異文是也

附錄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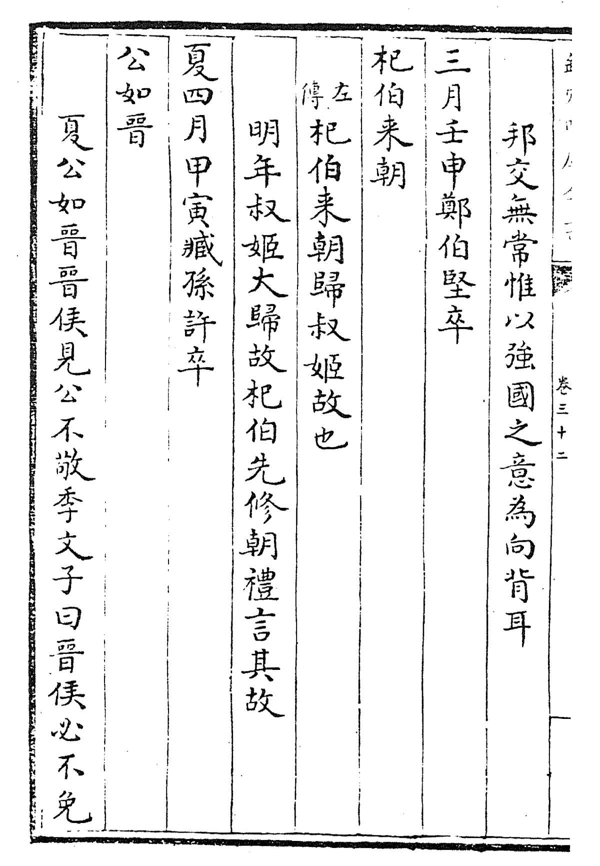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也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執玉為贄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槖也既謀

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此繼晉衛而來聘葢以三年春同會伐鄭故以好相結耳而六年冬復有侵宋之師用此見



邦交無常惟以強國之意為向背耳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明年叔姬大歸故杞伯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公以蜀之盟棄晉從楚內有懼焉故比年如晉不如禮愈繁身愈卑徒自取屈辱而已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以晉侯見公不敬故季文

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史佚周文王太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愛也公乃止

冬城鄆

魯有二鄆此西鄆即汶陽之一邑既得汶陽故城之以自固雖時亦書重役民也杜氏預以為備晉葢因公之不禮於晉意其然爾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展陂杜注許地在今許州西北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鉏任泠敦俱在今許州境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行故佐獨出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杜注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于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

知也欲使于楚子前决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恕鄭于楚張本

鄭伯在喪而書爵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上三年冬書鄭伐許先儒皆以為惡鄭之甚然三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此年又書鄭伯伐許不應兩年之間事同罪一而或恕之或誅之以是知孔氏穎達謂一據舊史之文義或然也

附録

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

穀梁傳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来歸

杞叔姬来歸出也叔姬之罪無所考見或曰疾或曰無子然必不安於杞而来歸爾春秋於内女之出與歸録之詳者所以重人倫為後世戒也

附録左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

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貞伯自告其從人）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仲孫蔑如宋

左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尋復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謹于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穀杜注齊地）

左傳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穀齊地也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往會之非禮也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以後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益列國之君皆失其政矣

梁山崩梁山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夏陽今陝西韓城縣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

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沂同流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

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

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　伯尊下車而

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

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

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

用忠誠之心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績功也攘盜也

梁山崩記異也詩曰奕奕梁山盖在韓侯之國韓滅于晉不繫之晉者公羊子所謂為天下記異是也古禮遭變異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

之文者皆恐懼修省之心所發著也絳人之論於禮文備矣若徒舉其文而無實心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附錄 左傳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兩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郲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

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子簡王立傳本在蟲牢下蓋月顛倒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杜注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今桐牢亭在河南封丘縣北三里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鄭襄公自戰邲以後堅于附楚至是始復從晉故書同盟載書以是要言也定王之赴已在諸侯之策晉侯若罔聞知而合九國之諸侯以為會盟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五年冬天王崩公與諸侯方為蟲牢之盟若能自會奔喪承事庶幾可以補過而晏然返國若無聞

焉書至自會所以著其不臣之罪也

附録

左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東過故言不安其位

二月辛巳立武宫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宫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公羊傳 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在春秋前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

穀梁傳 立者不宜立也

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諸侯之廟制也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世室二廟不毁昭功德也武公至成公十一世其毁已久而復立之失禮違制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或曰明堂位以魯

公廟爲文世室武公廟爲武世室不爲無據曰茍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毁矣奚待成公而始立乎且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言世室則知明堂位之文妄也

取鄟鄟杜注附庸國

左傳取鄟言易也

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方與邾婁同蟲牢之盟旋取其邑諱魯背信亟也

穀梁傳　鄟國也

鄟微國也取者取為附庸也公羊傳於根牟鄟鄣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邑而不繫國者以僖公之取須句訾婁皆繫以邾例之則其說不可通矣胡氏安國謂滅而書取乃為君諱過若項之書滅則僖公在會乃季孫所為故直書不隱以時事考之似非其實其辨已於滅項具之姑存所疑以備參考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杜注戎别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夫者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獨衛告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命也往年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使衛魯交侵之獨不思前此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國幾斃而不能救乎晉景之惛愚諸大夫之很肆所以使諸侯離心而霸業不振者皆由不能自返而責人無已也

附録

左傳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杜注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杜注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

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新田杜注平陽絳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注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不務本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

遷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聲伯嬰齊命伐宋晉人命

公比年如晉大夫又繼往焉蓋與齊為雠不得不倚晉為援是以君臣僕僕霸政之煩苛小國之困敝於此可見矣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
左傳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左傳

魯宋會師同盟聘問相結遽以晉命而加兵於宋非義也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魯自戰鞌四卿竝書此又二卿竝書蓋大夫益張史承其意而不敢畧也凡以霸令有事於鄰國多書侵豈非本無積怨故

無志深入而淺侵其境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遷新田故行父如晉遷不書擇利自從非不得已則常事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救作侵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杜注鄭地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有繞角城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桑隧杜注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

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楚伐鄭喪致悼公過期不葬書欒書之救而伐者之罪自著矣據左氏欒書未戰而退師似不成乎救然始遇於繞角而楚師還繼遇於桑隧而申息之師亦未能逞則不可謂無功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二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三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斛球球然角貌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

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鼷鼠鼱鼩物之微者牛有力之畜何至為所食蓋將祭之牲必繫於牢而設楅衡以制其角故不能備鼠也始焉食角乃有司疎於防伺既展其傷當知所備而又食焉則非有司之過矣許氏翰曰小

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公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吴伐郯 吴始見經

左傳 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上謂霸主 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楚始見經以州舉繼以國舉吳始見經即以國舉繼乃稱人繼乃稱爵皆舊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著世變者也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即為楚患至是伐郯兵連上國始見於春秋晉人第知通吳以制楚不知楚抑而吳興其患適相等耳

附録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曹與魯為兄弟之國徒以弱小僖文以後屢朝於魯而魯始終不聞報聘邦交之非禮槩可見矣

不郊猶三望

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不郊可知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蓋帝牛死或板稷牛而用之必言不郊義乃不漏若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有閒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

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在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杜注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鍾儀楚鄖縣大夫）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

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人頻年伐鄭橫暴憑陵之罪不待貶而見矣晉前此救鄭以大夫帥師今則國君親將合九國之君以揚軍聲故鄭恃此以不屈於楚盟蜀之後晉霸所以復延賴有此耳故晉景之時書同盟者五盖諸侯同懼楚氛之惡欲倚晉以自固而載書以是要言耳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今江南壽州北有蔡國城

左傳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並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壽夢季札父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

人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又舍二十五人也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先是吳嘗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州来楚之附庸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楚控州

来則可以禦吳吳得之則可以窺楚晉之通吳亦制楚之善策然不能自彊於政治則楚雖罷敝而吳亦爭雄於齊晉矣書吳入州来録其始事也

冬大雩

穀梁傳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凡雩皆因旱而舉穀梁謂冬無為雩非也周之十月正夏之八月是時不雨能無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孫氏世執衛政而自結於晉之彊家故見惡於君遂挾地以奔晉為衛患者幾四十年魯之季氏亦然晉君不能謹持操柄聽於彊家私庇諸侯之叛臣以致衛獻魯昭窮於無告而不知晉社已隂移於六卿矣履霜堅冰由来者漸豈不信與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馬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来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穀梁傳　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若曰為之請歸不令使晉制命于我

鞌之戰晉令於齊反魯侵地故以汶陽歸魯復有二命俾歸於齊義不足以宗諸侯矣然曰來言是尚未能必魯之聽從也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何能國乎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于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不語助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蔡逼於楚故自翟泉以後未嘗從諸侯會盟晉之侵蔡報楚之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其敝可矜孰甚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先儒謂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許其託公以遂私非也據經所書止聘問之恒詞治經者何由知其請昏納婦而得筆削之義乎蓋事本微細不宜登於策書而又無害於義故略之耳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即伯姬也

凡列國相聘必有事焉非専行聘禮也華元之来

葢圖昏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左傳　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録

其禮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春秋於共

姬之歸宋自納幣致女以及三國来媵備載而無

遺雖以表共姬之賢亦以志其過禮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成季趙衰宣孟之忠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辟邪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景恤趙孫以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不去其官殺無罪也稱國以殺君與當國大臣共主之也據左氏莊姬之譖由同括之逐趙嬰則殺無罪可知矣莊姬誣同括將為亂而欒郤為徵則忌害趙氏而共成是獄可知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羊穀梁作錫錫命止此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桓公周卿士即召伯

左傳

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公羊傳

天王天子皆可通稱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前此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穀梁傳

成公即位八年而不入見既踰五服一朝之期又未嘗有敵愾獻功之事何為而來賜命哉天子僭賞而諸侯亦不以為德自是以後錫命亦不見於

經矣書天子或舊史從策命之文或傳寫誤也

附録 左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杜注邑名莒縣有蘧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思謂思開封疆縱不設備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莒潰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来歸自杞故書
叔姬見出於杞而来歸遂卒於魯但稱叔姬恐其
同於未嫁之女故仍以杞書書卒者為他日喪歸
於杞也

晉侯使士燮来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
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

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郯之見伐於吳晉不能救及不得已而與吳成又

晉帥諸侯以伐之晉不能制楚而徒欲服郯不能制

吳而反以責郯宜其不足以宗諸侯而魯人既知

郯不當伐又屈於疆令而會師焉其不能立亦可

知矣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

媵伯姬也禮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衛人來媵非失禮也以後此齊晉來媵踰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故備書以志非禮若以異姓不宜來媵為義

則但書齊媵可矣左氏之說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魯請于杞）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死而反葬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公羊傳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言其不合為而為之故書）

以見其非

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而卒尚歸葬於女氏之黨況出而死於母家乎杞伯以叔姬為賢則初不當出以為不賢則卒不當以歸二者必居其一矣觀其初出不敢直歸之魯先朝而後歸焉則懼魯可知其逆喪以歸必魯人脅之耳內女出而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以無異事法不宜書非謂杞叔姬賢於二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杜注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晉人以諸侯皆貳故盟蒲以固結之然諸侯之貳

以晉制命不信復命魯以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也

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彊之同安能

保其不異哉其書同盟盖諸侯同懼楚而晉復懼

諸侯之貳故載書以是要言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左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前書納幣後書致女及三國来媵則伯姬之歸豈

得不書非以伯姬之賢而特書其歸也范氏甯謂逆者非卿不書以公孫壽納幣覿之逆不應使微者諸儒以為宋公親迎亦無可據姑發所疑俟治經者考焉

附録左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韓奕詩大雅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以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穆姜伯姬母閭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意

公羊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穀梁傳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剌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不正故不與

內稱也（內稱謂稱使）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禮婦人三月廟見而後稱婦父母使人聘問以致成婦禮謂之致女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

左傳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亦滕伯姬也伯姬賢聞於四鄰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杜注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行人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為賢者諱過為齊桓諱滅項是也為親者諱疾欒書以鄭伯代鄭不言戰是也鄭兄弟之國故曰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曰疾

附録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

成張本

鄭雖貪賂從楚猶朝於晉是未告絶於晉也晉不能招攜以禮懐遠以德而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書人以執非霸討也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而餘可略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鄭無可救之善不與其救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鄆杜注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月六日）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月十八日）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絲麻可為布帛菅蒯草之可用以織者姬姜大國女蕉萃陋賤之人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臣以叛君為事明君臣無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潰例月甚之故日

守國之道以安民為本鑿池築城必民能效死而後可守也莒恃僻陋不修城郭致楚決辰而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則雖有金城

湯池豈足恃哉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馬陵及蒲之盟晉坐視其危而莫之恤而惡鄭之從楚執其君以伐其國何以為盟主乎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自滅庸以來秦楚交合而同心以謀晉晉方爭鄭楚人伐莒以撓其東故秦與狄復攻其西使晉力不能支而自屈也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鄭以晉人執其君歸咎于許而圍之且使晉知執其君爲無益而速歸之也晉不能制楚庇鄭而疆以非義相要諸侯皆貳即鄭豈可以力服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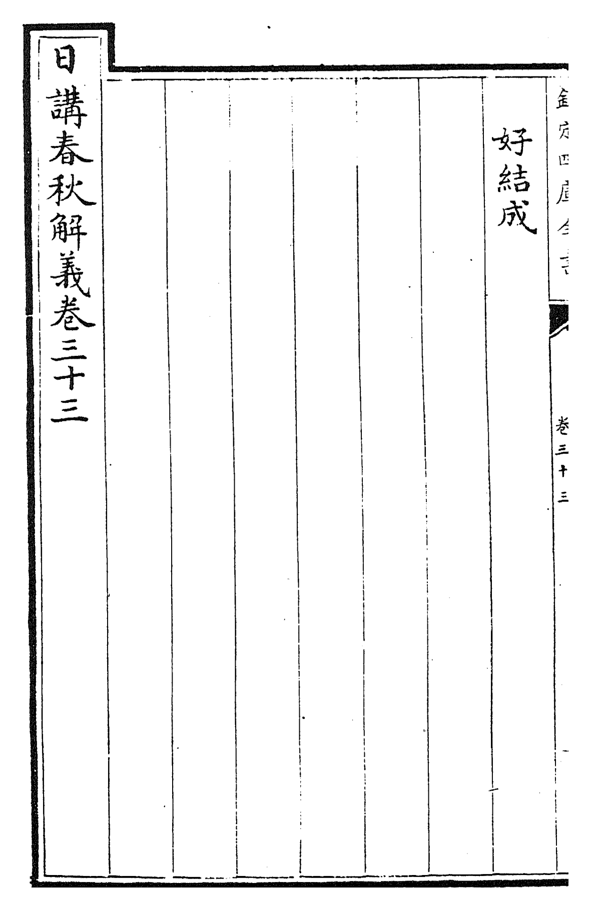
城中城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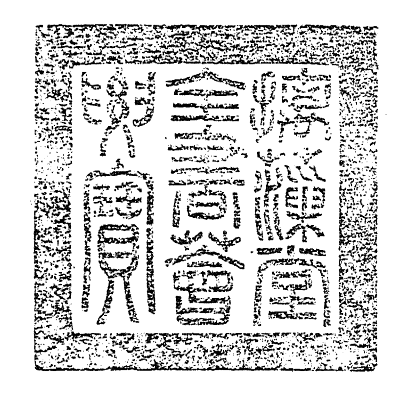
中城者郛之内宫之外也魯懲莒之無備而潰故懼而城之夫諸侯守在四境故楚人城郢謀國者以為憂至城中城則其為儆守也益微矣且設險於城郭之内將獨保其戚屬乎故穀梁以為外民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



好結成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𡺸蓉